

走进三沙警备区

维权最南端 海防见真章

从三沙市永兴岛乘坐快艇约半个小时，记者来到12海里外的赵述岛——中国最南端的民兵哨所所在地。一上岛，三沙警备区的两艘快艇迅速驶离码头。随行的三沙警备区司令员蔡喜宏向记者透露，刚才接报附近海域发现可疑船只，已派出官兵前去排查。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中国成立三沙警备区，不过是政治考量，挂个牌宣示主权而已。对此，蔡喜宏强调“三沙警备区的存在不是象征”，处于南海斗争的警戒前哨，海防体系的前沿支点，三沙警备区的使命就是彰显国家主权，维护南海海洋权益。

■香港文汇报记者 杨帆、马静
三沙报道



■三沙警备区官兵组织训练。
记者马静摄

蔡喜宏是湖南汉子，脸庞却属于典型的“三沙黑”。他于2012年被任命为三沙警备区司令员，但他更喜欢被人叫做“南海老兵”。蔡喜宏向记者透露，2002年他就到过祖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，“晚上看到船的四周密密麻麻布着其他国家的钻井平台灯火通明，日夜不停作业，掠夺南海资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！”今年上半年他再一次来到曾母暗沙，谈及南沙岛礁的巨变，这位“南海老兵”难掩激动。

赴前线勘察 浪大险送命

政委廖朝毅告诉记者，目前，警备区每名干部都去过西沙、南沙。四年来，从司令员、政委，到普通士兵，三沙警备区官兵在捍卫国家主权、维护南海权益的斗争中不畏艰辛，勇于亮剑，积极有为，在南海航行超过60万海里，人均3万海里，这个数字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6圈。2014年2月，西沙浪花礁三块领海基点主权碑被损毁，周边聚集了大量不明国

籍渔船。面对超过三米的风浪，政委廖朝毅与三沙市官员和民兵一起赶赴一线，在抵近礁盘时因为风浪太大被打翻在船上，险些堕海，胳膊脱臼，他强忍着剧痛指挥人员完成拍照、测量、取证工作，并及时上报情况。

2013年10月，后勤部长张峰带领民兵在赵述岛海域巡航时，发现两艘外籍渔船非法侵入领海，当大家准备登临缴获作业时，对方一名渔民突然准备点燃炸药，部长张峰眼疾手快一把夺过炸药扔到海里，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。

任务续拓展 向南沙推进

“四年来，三沙警备区参与组织驱赶、处置外籍渔船侵权事件上百次。随着执法力度越来越大，海域管控越来越强，外籍渔船侵权事件逐渐减少。”廖朝毅说道。

蔡喜宏表示，“当前南海形势日益复杂严峻，三沙警备区任务不断拓展，正从西沙向中沙、南沙稳步推进”。

以任务为先 亲情债累累

三沙的军人有句顺口溜：“受得了苦、吃得起亏、放得下家。”这话不一定全对。警备区司令员蔡喜宏坦言：“在三沙，身体再苦都可以克服，远离家乡亲人才最苦！”

警备区流传着一个“欠账爸爸”的故事。参谋长陈胜云有三胞胎孩子，这些年，他一直忙于工作，孩子们在日记上详细记录爸爸的“欠账”：今天，爸爸没有陪我们过生日；周末，爸爸说好带我们看电影，又没来；刮台风了，爸爸说好回家的，现在也没看到人……今年7月10日是孩子们中考前的最后一次家长会，本来陈参谋长答应参加，但因遇有海上紧急任务，孩子们只能又一次记在账上。

一去一个多月 常音信全无

三沙警备区军嫂孙婵娟是北大研究生，曾在北京与朋友合办公司，从事IC芯片研发与销售，事业发展得很顺利。2012年，其丈夫

调到三沙警备区，她下定决心放弃事业，带着一家老小到部队。本以为一家人终于可以整齐地在一起了，可是事与愿违。警备区官兵经常要出海执行任务，有时一去就是一个多月，经常音信全无。孙婵娟说，“丈夫再大的苦能受，再大亏能吃，但我们这个家，他哪里会舍得？！”

恋人相聚难 而立仍未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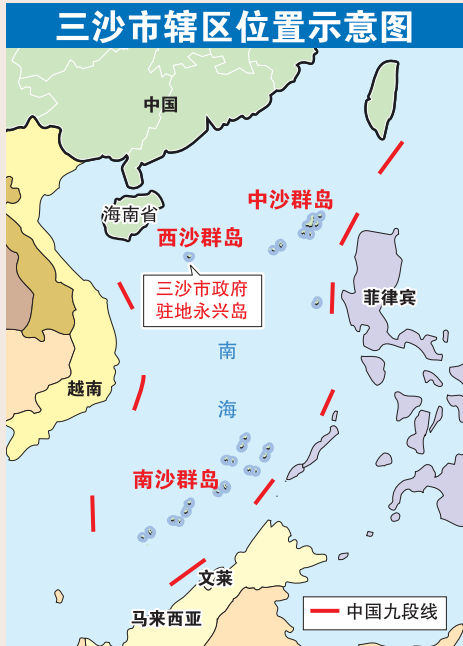
在警备区GY820综合补给保障船上，记者曾进入整艘船的“心脏”船舱集控中心，见到了正发着低烧的副机电长徐冬冬。机电长告诉记者，这位得力助手的专业能力在全军数一数二，最大的遗憾是三十而立还未婚，与女朋友恋爱都谈了七年，分分合合。徐冬冬对记者解释道：“分手也多是因为不能陪她才吵架，唉，理解她，也觉得对不起她，但是任务更重要，因为我是个军人。”



■三沙警备区官兵在岛上组织民兵训练时就住在这样的板棚房。
记者马静 摄



隶属海南省军区 辖西沙中沙南沙



2012年7月24日，三沙市党政机构及三沙警备区同日在永兴岛挂牌成立。三沙市所辖海域面积200多平方公里，辖西沙、中沙、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。现有常住人口1,300余名，流动人口10,000余名。市政府驻地位于西沙永兴岛。

三沙警备区隶属海南省军区，为正师级单位，主要负责三沙市辖区国防动员和民兵预备役工作，协调军地关系，担负城市警备任务，支援地方抢险救灾，指挥民兵和预备役部队遂行军事行动任务等。